



## 人间真情

## 在故乡的怀抱里

■常燕

最近我迷上了迟子建,从她那本《额尔古纳河右岸》开始,便一发不可收。读到她写此长篇劳累之时,会奔向妈妈那里饱餐一顿,妈妈知道她回去之后还要继续写作,总会以山珍野味诱惑,还会鼓励她多喝几杯。亲人相伴的幸福感,真能让一个人充满无限的力量。

故乡的清风、雨露、鸟鸣、虫啼、老树,村口的杂草、坑塘、老井,斑驳的大门上锈迹斑斑的长锁,院子里肆意生长的苔藓、墙根下冒出来的一簇簇蘑菇和不知名的小花,无一不是一种精神支撑。在故乡的怀抱里,不必隐瞒自己的痛,不必强装自己的累,可以肆意妄为,开心而笑,难过而哭。

仿佛我和她做过同样的梦。童年的记忆在用文字一寸寸打开自己的过程中,愈发清晰而自然。

凌晨3点50分,我很自然地梦中醒来,内心出奇的平静,裹挟着一丝难过,这是我第一次在姥姥去世后梦到她。姥姥看起来精神状态良好,只是身体状况略微差一些。如同小时候姥姥精心照顾我一样,我也竭尽所能给予她最好的关爱。梦中,姥姥再一次离开了我,只是这一

次,少了一些痛不欲生,多了一份得偿所愿后的满足。此刻依然困意十足,却更想爬起来打开电脑,好好梳理一下与姥姥在一起的那些日子。

姥姥活到91岁,已算长寿。幼时的记忆中,姥姥腿脚不好,但勉强能做饭和收拾家务。一年又一年,我在懵懂又漫长的岁月中感觉到姥姥一点点老去,直到最后几年,姥姥在无人搀扶的情况下只能靠一把椅子挪动行走,从卧室走到客厅已气喘吁吁。她无数次恼怒自己啥也做不了,只能麻烦其他人伺候,我看着虽然心疼,却无法代替姥姥受苦。

读高中,是我与姥姥渐行渐远的开始。我不知道她是以怎样急切的心情站在家门口期盼我放学后出现在她的视野中,反正每一次归家时都能远远看到她瘦小的身影。十几岁,那时我的心多野啊!好不容易放两天假,早就约好了朋友,甚至吃饭都不想回家,对姥姥的念叨充耳不闻甚至反感。如今,我无数次盼望在那胡同拐角处,有姥姥在等我,还顺手接过我的书包,笑吟吟地说:“赶快回家洗手吃饭,都要凉了!”

以前和姥姥一起住,姥爷去世后我们就搬了出去,直到姥姥生命中

最后的日子,我们才回去住。回家那天,天很冷,姥姥被搁置在救护车的担架上,包裹得严严实实,可姥姥的手脚依然异常冰冷。她已经迷糊了一段日子,我不知道她一直闹着回家的愿望最终得以实现时,是否已经知晓那是她最后的日子。我多希望她一直迷糊,不要清醒,可当我在床前喂姥姥喝小米粥时,我分明听到姥姥说:“天黑了,早点回去吧,家里还有孩子呢。”那一刻,我泪流满面。

我们的家早已荒芜不堪,院子里到处都是发黑的树叶和杂草,院中那棵梧桐树粗壮无比,竟然挡住了厨房的门口。正屋的门窗早已破,屋内一具漆黑发亮的棺木在破旧的家具面前分外刺眼,即便我知晓老家有此习俗,心中依然沉重如铁。

姥姥已经昏迷数日,剩下的日子屈指可数。

一周之后,姥姥永远离开了我。

出殡日,我的双膝因为长久跪在冰面上失去了知觉。妈妈过来劝说,让我起来吧,说再跪,姥姥她也不知道了!我当然知道,可依然长跪不起,因为我知道,自此我恍如浮萍,没有了依靠。

和朋友闲聊时,朋友问:“你为什么总想回家?”我答:“因为只要踏上那片土地,心中就无比踏实。哪怕大门紧锁,哪怕只是站在门缝间伫立片刻,即便野草早已溢满了院子,可看它一眼,心里就有说不出的安慰。”

人生之路走遍,依然绕不开故乡那片方寸之地。①8



## 凡人心语

## 雨夜茶思

■徐明

雨夜,秋雨的夜,没有了暑气,多了些清凉。

王维的《山居秋暝》写绝了秋雨过后的清新、幽静、空灵、澄净,动静结合,相得益彰,成为山水诗的典范;陶澹人的“秋风秋雨愁煞人,寒霄独坐心如捣”,写尽了秋夜独坐的孤寂与志忑,凉凉的秋雨,凉凉的夜,给人留下无限遐想的空间。

夜渐深,雨更急。一个人在屋里转悠,找寻与雨夜应景的事做。抬头看见柜顶上的藤篮,那是朋友不远千里带回来亲自采摘的茶叶,何不趁此雨夜,听着大珠小珠的玉盘声,泡上一壶远方的清茶,尽享雨夜的惬意。

国人品茶的历史由来已久。不管是凡人的开门七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还是文人的“琴棋书画诗酒茶”,茶都位列其中。茶为凡人生活添滋味,为文人雅致增情趣。曾有一段时间叶迷恋过茶和茶器,经常脑补关于茶和茶器的知识。然后,在心里把茶分出三六九等,把茶器分为高中低下。渐渐地嘴越喝越刁,茶具越买越贵,表面看起来越来越像喝茶的人,但终究没从贵的茶叶和茶具中喝出不一样的感觉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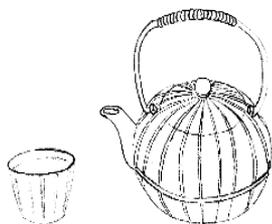
仔细想来,不管茶有多少个品种,喝茶用多少种茶器,用水有多么讲究,对茶注入多少文化内涵,终究茶就是茶树上的一片叶子,是茶人经过种植、采摘、制作后的心血,其他不过是附属品,关键是喝茶人对茶的感受。不管是“寒夜客来茶当酒,竹炉汤沸火初红”,还是“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碗茶”,生活中

喝茶无非两个功能:一是解渴,身体需要;二是爱好,情感需要。身体需要也好,情感需要也罢,能享受喝茶的过程,珍惜生活的不易,才不枉制茶人从毛茶到成品那一叶一芽的辛劳。

每当看到世人越来越多的追逐好茶好器,动则成千上万一斤的茶叶、成百上千一个茶碗的时候,就会想起奶奶,想起老家院子里的那棵“茶树”。奶奶的茶叶从不分春夏秋冬茶,不需要炒制和很名贵存放,只要有青叶长在树上,从春天开始,我家就有“茶叶”水喝。

奶奶泡茶的方法很简单,烧好开水,从树上掐下两片冲洗后放在锅里,稍加热就泡出一大锅甜香可口的茶水来。从奶奶简易的泡茶方法,到目前茶楼里喝茶的氛围,真怀念奶奶采摘的那片树叶和陶罐里的那口甘甜。

听着外面的雨声,拿出茶友不辞辛苦带回的新茶,仿佛又看见老家院子里的那株老茶树,听见奶奶喊我摘茶叶下锅的声音!①8



## 百姓纪事

## 烟雨迷蒙中的炊烟

■方奥旗

烟雨和炊烟,看似毫不相关,却能构成一幅绝美的画面,至今令我难忘。

童年时期,我在奶奶家度过。奶奶家的厨房还是柴房,做饭都是烧柴火,柴房中有一方老灶台,是奶奶每天为我做出可口饭菜与美食的地方。我对那方老灶台有着很深的记忆,记忆中的奶奶常常坐在那方灶台前安静地烧着火,那情景一直定格在我的脑海里,成为一幅永久的画面。

我爱雨,尤爱迷蒙的烟雨。烟雨迷蒙时节,我常常静坐听雨,听雨声淅淅沥沥地拍打在石瓦上、拍打在青阶上……我会搬来一个小板凳,在堂屋门前静坐听雨,听雨声的缠绵,听雨声的淅沥。

奶奶家的厨房在偏房。傍晚时分,要做晚饭了,我便挽着奶奶的手走过堂屋通向厨房的那一段用砖石铺成的小路,奶奶会为我烙我爱吃的烙饼。烙饼是我

们豫东周口一带特有的一种美食,就是先揉些面,揪下面团,擀成扁圆状,在锅里淋上油,下面烧上火,就可以直接烙了。

蒙蒙的烟雨在不停地下,奶奶不急不慌地揪着面团,擀成饼状放入锅中,爷爷在灶台前烧着火,一切都是那么静谧而美好。

我悄悄地溜出厨房,跑进院子里,炊烟顺着烟囱飘散着融入雨中,雨轻轻地落着,炊烟轻轻地飘着,雨和烟在此刻来了一场梦幻联动,雨和烟在空中共舞,在空中嬉戏,烟雨迷蒙中的炊烟煞是好看,给人一种朦胧的感觉,一种空灵的感觉,一种若即若离的感觉。

奶奶不慌不忙地给她爱的孙儿烙着饼,爷爷在灶台前烧着火,袅袅的炊烟,散入轻轻落着的细雨中,安详而静谧。

烟雨迷蒙中的炊烟,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轻轻飘着,绕着……①8